

憶 念 胡 適 博 士

陳 頤

讀中外雜誌一五〇期（六十八年八月號）陳爾靖「胡適逝世目擊記」引起我撰寫本文的動機。

胡適博士於民國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逝世，迄今已十八年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亦已六十週年，胡適曾任制憲與行憲國民大會代表，國大同仁每逢聚會，對他的言論風采懷念不已。胡適待人篤厚，治學謹嚴。他一生不斷的貢獻其思想、智慧，確是一位謙謙君子，也是一個勇敢負責的

愛國主義者。現在國際姑息氣氛瀰漫，萬方多難，風雨如晦，假如他還健在的話，也不過八十九歲，以他臨難不苟，見危授命的鬥士精神，深信必能對國民外交工作，有更多更大的貢獻，對反暴政爭自由更具有鼓舞的作用。無如斯人已逝，興言及此，令人不勝嘆惜。

十九年冬初見印象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以後，胡適在中國文學和哲學上，開闢了一個新的途徑。他的學術成就和卓越的見解，深為國內一般人士尤其是青年學生們所景仰。我早年讀到他的大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更時常在報章雜誌上，展誦他所自稱用一支禿筆，吐出其驚世駭俗的新思想，寫出道地白話的好文章，清新俊逸，感人良多。尤其他的務

實求真，愛好自由的精神，允為後進的範式。因此心儀胡適博士的道德文章，蘊藏着渴慕求見的心情，可是始終緣慳一會。直到民國十九年多，我奉中華基督教會派往華北各省，觀摩基督教學校的宗教教育實況。抵達北平時，承先師北京大學教授陳易園（遵統）先生，邀往拜訪胡適先生，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深感其真摯熱誠，謙和雍容，平易近人，在愉快的談話中，特別提起我的老師——私立福建大學校長林宗孟（長民）的才華，十分讚美，對林長民在司法總長任內，袁世凱表弟張鎮芳以參與復辟內亂罪，被判無期徒刑，張聲金十萬元，賄賂林長民，要求特赦，為林師嚴拒，胡博士對此極為推許。並說：「宗孟先生曾答應了寫他的五十歲生日的紀念文，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對我說：適之！今年實在太忙了，自述寫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補寫出來。不幸他慶祝了五十歲的生日之後，不上半年，就死在郭松齡之亂，他那富於戲劇性的一生就成了一部永不能讀的逸書了。」言下不勝感慨與惋惜！我們臨別之時，胡先生還殷殷寄語代為致候私立協和大學校長林景潤博士和教授林天蘭博士等。

自那次別後，有時魚雁往還，互通消息，或



胡適博士早年的照相

在偶然的場合匆匆晤敘。到民國三十七年三月，第一屆國民大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於南京之時，始得較多請益的機會。當時筆者出席國民黨中央臨時全會，總裁 蔣公特於全會中推薦胡適博士為總統候選人，並囑王世杰先生向胡博士致意，敦促其參加總統候選，但他以身體健康不宜負此重任，再三婉辭，其謙恭揖讓，光明磊落胸襟，深為國人所讚揚。

紐約相逢渥承厚貺

民國四十三年二月，國民大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於台北，胡適博士自美歸來參加會議，代表著海外自由主義者對政府的熱烈支持。因為我們都是全國性教員團體選出的國民代表，經常都有聚會，從此見面的機會也比較多了。關於國民大會主席團的選舉，各方競選至為熱烈緊張，有許多人向我拉票時，我便答以我的一票，已經決定推選胡適先生，因為他很少基本票，也不會向人拉票，然而像他這樣一位學貫中西，譽滿全球的學人，在教育團體的代表們無論如何也要推選他出來擔任主席團主席，自然我的一票是屬於他的。

四十三年夏，我應美國喬治亞貝滿大學之聘，赴美担任客座教授，在耶誕節假期，特趨訪胡適先生於紐約寓所，見面之時，他第一句話，便是向我道謝說：「我會由陳雪屏先生處獲悉此次國大會議時，承你厚愛選我為主席團主席，謝謝，謝謝。」我說胡先生德高望重，主持國大會議，為主席團生色不少，進行順利，貢獻良多，這祇是給先生以辛勞，敬請多多原諒！可是他仍謙

遜表示：「這是我最大的光榮，我由衷誠懇的感謝各位同仁的厚意。」並且極親切而誠摯的堅留晚餐，適因已有重要約會在先，未便爽約，違其盛意，殊感歉憾！臨別之時，胡先生乃將宋之理學大儒程伊川先生立教最切要的十個字：「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即書一幅精美的立軸見貽，且係切合我行程別號的寓意，其博學深思，落筆敏捷，足見一斑。

拒絕英國講學之聘

胡適博士夙以風節自持，直道而行，有高度的責任感與愛國心，不計個人的毀譽，在國家有需要之時，不辭艱難險阻悉力以赴之，抗戰期間，担任駐美大使，在外交上有極大的成就與貢獻。他一生追求真理自由，服膺民主政治，他認為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敵人，凡有共產黨的地方，人類便沒有了自由。共酋一再清算「胡適思想」，因為以民主與自由為基礎的「胡適思想」，正是共產黨極權統治的死敵，對這一代年輕人有極深遠的影響力，足以使共酋引為隱憂。胡適曾說：「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毀滅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甚至不說話的自由。」因此，他反共最力也最徹底。民國三十七年底，大陸剿共局勢逆轉，以當時北平學術界的投機混亂的環境，他反共信念却極其堅定，出污泥而不染，確是難能可貴。北平淪陷前夕，他毅然南下，堅決反對和談。

大陸淪陷後，他赴美講學，是時英國牛津大學，以最高薪俸和優厚待遇，邀請他担任東方哲

學講座，因當時英國已承認中共，他乃以「不願從後門進入英國」的理由，堅決謝絕，更顯出他有國家榮譽高於個人榮譽的美德。胡適在美除講學外，並從事國民外交工作，以其曾任駐美大使的聲望，學術上地位之崇高，甚受美國朝野的敬重。許多人對於有關中國的問題，都很願意聽取胡適的意見，他們從胡適的談話中對於中共在中國大陸上的各種陰謀，得到了比較正確的認識和了解，對我自由中國反攻復國的努力，也增加認識和同情。

胡適旅美期中，曾三次返國講學，當他回國之時，各界對他熱烈歡迎與敬愛的場面，都是極其盛大而感人的。他在第一次回國再赴美，臨別時曾說：「我回到美國，凡是可以替國家做的事，我仍願以私人的身份去做，應該用嘴的地方用嘴，應該用筆的地方用筆，應該為國家努力的地方一定努力。」他居留祖國的期間，曾到過很多地方，接觸了各方面的人士，看過了自由中國政治經濟的進步情形，尤其是軍事國防的堅強壯大；使他再去海外，把他所了解的轉告別人，以促進國際友人加強對我反攻復國的認識與支持。

助林語堂貸陳之藩

胡適有許多樂於助人，見義勇為而又不欲人知的故事，茲列舉一、二如后：

民國九年，林語堂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進修時，因為留學官費沒有按時匯到，使他生活陷入困境，曾打電報回國告急，不久就收到了兩千美元，使他得以順利完成學業。等到林語堂回國之

後，親自向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博士面謝匯錢之事，蔣校長表示茫然無所知。林語堂後來才知道這筆匯款，在當時是近乎天文數字的錢，原來是胡適博士自己從腰包裏掏出來接濟他的。胡適從未對林語堂提起這件事。如果不是林語堂博士曾經在一篇文章中透露這一事實，大家又那裏知道胡適曾經資助過一位譽滿寰宇的文學家林語堂完成學業呢？這是胡適為善不欲人知的美德。

另一件事，是陳之藩留美時，向胡適博士借了四百美元，後來陳在信中附寄一張支票還給他，胡適回信說：「……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

人間的。」這是何等開闊的胸襟，把錢視為身外之物，借出的錢不盼望收回，「施人慎勿念」，胡適先生是真正做到了。

推崇真孔打倒冒牌

胡適博士在其有生之年，對中國文化之最大貢獻，即其為中國帶來新境界與新思潮。惟是國人對胡適有關於儒家思想不無誤解之處，以為他是「反孔」的。儘管胡適博士在歐、美、日本諸國文化界所獲得的聲譽，為民元以來的國內學者所未能企及，但是他在國內所遭受到言論攻擊之激烈，却也是古今學術界所少見的。攻擊胡適的論點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該是有關胡適的

「反孔」問題，由於這個問題常使許多人對胡適發生不必要的誤解，因此，我願在胡適已蓋棺而未論定的今日，略作疏釋。

民元以來，「打倒孔家店

」——一語，是在反對傳統統體中最激烈的口號。一般人往往有一誤解，以為這口號是胡適提出的，因而聯想到胡適是反對孔子的，這樣以訛傳訛地以「打倒孔子」，為合乎新潮流，合乎新思想，以反對儒學，自鳴得意。實則此一觀念，係由一連串的誤解而來。因為「打倒孔家店」並不意味着即是

「打倒孔子」。

有關胡適贊成「打倒孔家店」的言論，是發表在他為吳虞（又陵）文錄所作的序文上，在該文中，他曾說：「正因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去……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

如果不預存「胡適反孔」的成見，那麼從上面所引這段話，實在顯然可見胡適是在反對「掛着孔丘招牌」的孔家店，而未嘗反對孔子本人和孔子學說。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在胡適的許多文章裏找到旁證。

原始儒學有其價值

在胡適「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一文中，曾說道：「孔子是一個有歷史頭腦的學者，一個偉大的老師，偉大的教育家。」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一文中，胡適推崇孔子是一個了不得的教育家。他說：「孔子提出的教育哲學，可以說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學，將人看作平等的。論語中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就是說除了絕頂聰明與絕頂笨的人無法教育以外，其他都是平等，可教的能力一樣。孔子提出四個字，也可以說是中國的民主主義教育哲學，就是：『有教無類』。『類』是種類，是階級。因為有了教育，就沒有種類，就沒有階級，打破一切階級。後世的考試制度，可以說是根據這種教育哲學為背景的。孔子



胡適（前排中）與朱家驊（右）羅家倫（左）本文作者（羅家倫後）合影。

的教育哲學，是「有教無類」。但他的教育「教什麼呢？孔子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字，就是「仁」字。孔子的着重「仁」字，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是了不得的地方」。

胡適說：「這個『仁』就是人的人格，人的本性，人的尊嚴。孔子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做教育自己的工作，但是還有一個社會目標，就是『安人』和『安百姓』是給人類以和平，快樂。這個教育觀念是新的。所以後來儒家的書大學裏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修身的工作；而後面的『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社會的目標。所以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觀念，就是將教育個人與社會貫連起來。教育的目標不是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為升官發財，而是為『安人』，『安百姓』，為齊家，治國，平天下」。

胡適又在「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一文中，大大稱讚孔子是一個道德家。他說：「孔子是主張『以德報怨』和『殺身成仁』的。孔子說：『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就是說，遇必要時，寧可殺身以完成人格。這就是論語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又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就是說受教育的人要有大氣魄，要有毅力。為什麼呢？因為『任重而道遠』。『仁』就是擔子。把『仁』拿來做擔子，擔子自然很重；到死才算是完了，這個路程還不遠嗎？這完全和老子相反，老子是信天的

，主自然的，而新派孔子，是講要作人的，而且智仁勇三者都發達，他是奮鬥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孔子的精神……這段話，認為這種抱負是以整個人類視為我們的擔子，這是二千五百年以來的一個了不得的傳統。」

此外，胡適又在其他文章中稱讚孔子為「人道主義者」與「人文主義者」。

反對的是傳統病態

從上面所引的這些胡適所會說過的話，我們自然可以看出胡適對孔子其人與對原始儒家的精神是極為推崇的。而是從胡適「說儒」，「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等著作裏，我們實在找不出胡適對孔子的任何不敬的文字。

通觀胡適博士一生所發表的文章，他所真正反對的該是中國傳統社會裏的一些病態現象，由於其不忍中國社會有這些病態的文化渣滓存留着，因此，胡適似曾發出一些看似「矯狂過正」與「偏激」的言論，實則如果能透視他這些言論的真正用心，那麼，我們自可看到胡適尊孔愛國的救世熱腸。而其所厭棄的只是打着孔子幌子的一些文化騙子。

事實上胡適不但不反對孔子，而且其一生行事，有許多地方也可說是私淑孔子，即使不說胡適為孔門私淑弟子，說他是「孔子的同路人」，應該不會有人反對的。

在我們熱烈倡導中華文化復興聲中，為人們疏關對於胡適有關儒家思想的一些誤解，勿寧可視為一宗重要的事吧！

學人風範永垂不朽

民國四十七年四月，胡適回國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主持此一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並致力於長期科學發展運動，且兼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時常以其超卓的思想言論政治見解，來贊襄復國建國的大業。他公而忘私，自奉簡樸，更富正義感，實不愧為一個譽滿國際的權威學者，像這樣一位畢生為學術而精進，為民主而奮鬥的學人，竟於十八年前，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的酒會中，以心臟宿疾猝發，不及救治，與世長辭，可說是「鞠躬盡瘁」了。胡適先生的逝世，誠為我國學術上莫大之損失。但是，他為學術文化的進步，為思想言論自由努力奮鬥的精神，將永在人間，留給後世永遠的崇敬與無盡的懷念。

關山煙塵記

喬 家 才 著

定價陸拾元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
陸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
，附郵票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
，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
寄費掛號加陸元）